



小镇茶馆滋味长

□ 廖华玲

在喧嚣的城市，一个人恬静地品着茶，那叫禅茶一味；在宁静的小镇，一群人豪兴地饮着茶，那叫以茶代酒。或许人们在追求精致悠闲生活的同时，也应该用“粗茶淡饭”来调节一下。对我来说，在装修高档的茶楼里有时已品不出茶香，而透过袅袅茶烟，家乡小镇那沿河而建的吊脚楼茶馆却“海市蜃楼”般若隐若现且“粗茶”飘香……

家乡，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镇，虽经古老都江堰水系的润泽，却没有历史遗存的“流长”，因而古镇旅游开发与它无关。如果称得上小镇一景，怕是只有那破旧的吊脚楼茶馆：木质的青瓦房，一半倚在街边，一半置身河中，其朴素的气质正是许多城里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茶馆的临街面，是一条用火砖和碎石铺就的长长巷道，弯弯拐拐，曲径通幽。长巷和小河就像小镇的两条血脉，夹在中间的吊脚楼茶馆于是生生不息了。茶馆内，土漆的方茶桌早已被烟熏火燎得乌黑发亮，几把竹靠椅，几条长木凳，简陋、土气，却很实用。小镇人喝茶，就认准一个理：品茶，要花茶，用盖碗。

盖碗茶，以其茶具而得名。这种茶具由三部分构成：茶盖、茶碗、茶船，其寓意为“天盖之，茶盖；地载之，茶船；人育之，茶碗”，它体现了四川人朴素的人文思想。盖碗茶，碗上加盖，可以保温，激发茶香，加浓茶味；卸下茶盖，又可散热，使其温凉适宜。茶水须趁热而饮，方能沁脾、提神、清心。品茶时左手用茶船托起茶碗，右手用茶盖斜扣或半扣茶碗，嘴就从茶碗与茶盖缝隙间细吮茶水，不仅可以避免茶叶入口，又十分优雅惬意。盖碗泡出精气神，茶之品、茶之性、茶之韵，尽在这盖碗茶中。

小镇茶馆，市井百态，或听戏溜鸟，或打盹小憩，或浏览手机，或摆龙门阵，时不时还有掏耳朵的、搞推销的、卖小吃的游走其间，大家都悠闲逍遥，自取其乐。见有茶客落座，右手提长嘴铜茶壶，左手卡住盖碗茶具的掺茶师傅便走过来点头致意，道声“给你泡碗三花”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他左手一扬，“哗”的一声，一个茶船脱手飞出，刚在茶桌上停稳，又听“咋”的一声，白瓷茶碗便放入茶船；与此同时，右手高举茶壶，一股水柱凌空而降，水泻茶香，瞬间壶水又嘎然而止，仔细一瞧，茶水恰与碗口平齐，却无半点溅出碗外；最后，再将左手剩下的茶盖轻盈地斜扣在茶碗上。这种冲泡盖碗茶的绝技，往往使人惊叹不已，成为一种爽目的视觉享受。

清晨，小镇附近的老农挑着一大早采摘带有露水的鲜果佳蔬上街赶集。他们把竹筐往茶馆门前一放，自个儿踱进茶铺，在临街的茶桌旁坐定。边品茶、边闲谈，若来了买家，老农便打住话头，起身出门说价，成交后回到座位，接着喝。一担水果或蔬菜卖完，茶喝得差不多了，耳朵里也灌满了小镇的市井新闻。于是，老农心满意足地起身，一声“收钱”之后，便挑起空担而去，那怡然自乐的神态、那轻松飘逸的背影，有点世外高人的风骨。

小镇上还会时不时出现一些装备齐全的“驴友”。这些寻古探幽的潮流青年，或许对这趟小镇之行有点失望，然而身体与灵魂都在路上，“返璞归真”就是旅行的全部意义所在。一走进茶馆，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，人生至境是逍遥，于是选一处临河的座位，大呼小叫地享乐起来。茶馆老板见状，提起一壶凉茶走到他们桌前，快速地往粗瓷碗中掺入茶水，并端起一碗，吼道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。”青年们齐举茶碗，一饮而尽。这哪里是茶，分明是酒，茶原来还可以这样喝，喝得豪情万丈。

小镇茶馆，摆的旧桌凳，用的粗盖碗，饮的三花茶，但是喝得酣畅淋漓，平淡知真味。

又到银杏叶黄时

□ 易加钧

几轮秋雨后，天气凉了，银杏叶越发黄了。

听着窗外银杏果啪嗒掉落在地上的声音，想着干燥箱里几个月没有动的相机，不觉心中怅然。

五六年前，每当银杏叶黄时，不用人招呼，摄影人就匆匆奔向拍摄银杏的打卡地。城里的都江堰大道、观景路、川农大校园，城外的金羊村、青城山，是很多人常去的地方。而我，最爱去的地方是灵岩山。

有一年，摄影协会在灵岩山组织活动。为了把活动办得圆满，协会多方联系了模特，并找影楼赞助了婚纱。活动那天，一夜小雨后，灵岩山仿佛变了模样，空气清新，小草湿润，树叶光洁，璀璨的红叶在晨雾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。到了林下，时间正好，飘落的黄叶铺满山石、青草，清清爽爽，干干净净，在微风的轻拂下，展现着深秋的美丽。

当模特出场时，一瞬间惊艳了我们的眼睛——洁白的婚纱，金黄的树叶，随着烟饼的袅袅轻烟升起，仿佛九天的仙女飘然来到了人间。长枪短炮，定焦变焦，各种相机齐刷刷地上阵。快门的咔嚓声，如机关枪齐射，哒哒出一片欢腾。

然而，面对热闹的场景，有位擅长人像拍摄的老师却很少拍摄。他奔走在现场，一边为初学摄影者讲解光圈、快门的应用、人物的构图、取景的选择，一边不时走向模特，根据点位的变化、灯光的布置，以身示范，为她们展示pose的摆法。他的认真、一点不藏私的付出，让我们记住了他，更记住了他所传授的摄影技法。

在灵岩山，除了参加大型服装模特拍摄外，自带相机游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位于U型公路间的银杏林有种天然的野趣让人流连。一条小路，如U型弓上的弦，穿过树林，

连接上下，寂然无声。石质的台阶，苔痕见绿，一梯一梯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时间漫过，有的石阶已经断裂，有的凹陷、坍塌，失去了一条路的完美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不完美，让我们发现了乡野的乐趣，仿佛走在曾经的乡间，可以捡一片树叶，“将花枝笑捻，斜插在鬓边，手执着菱花镜儿里显。”也可以什么也不做，找一处台阶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看黄叶飘飞，听秋虫鸣响。

新冠疫情暴发前，我常去银杏林游玩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一份回归乡野的寂静和不期而遇的偶然。

一天下午，阳光明媚，我又去林中时遇见了乐哥。他挎着相机，带着妻子和四五岁的孙子。对乐哥，我是钦佩的。在摄影方面，如他的为人，认真踏实，积极求进，不但时时学习摄影技能，而且在摄影中有自己的思想。他说，摄影是一门艺术，作为艺术，就要有艺术的存在价值。从他的照片中，你可以看到时代的痕迹，也可以读出情感的力量，即使什么也没有，它的不可复制性也让人深思难忘。

岁月匆匆，几度秋来。只是，没有想到，当年拍摄现场积极指导他人的人像老师在开过摄影工作室、做过旅游跟拍后，悄然放下了相机，寄情于山水，做了一名钓鱼人。而有思想的乐哥，也在退休的当年，放弃了摄影，重拾儿时的爱好，拜川音的老师为师，拉起了二胡。

世事无常，想起这些，不觉惘然。但转而一想，生活就如金秋的银杏叶，在一番璀璨后，随着自然，叶落生。

平常心是道！捡起，放下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该欣赏美时欣赏美，也许，这才是生活的真实。

70后的纠结人生

□ 刘泽琴

周末，和一帮同学聚餐，恰巧其中一位同学的侄儿也在场。敬酒的时候，同学的侄儿说：“各位叔叔阿姨，请坐着喝。我是晚辈，理应站起来为大家敬酒。”那位同学戏谑道：“是啊，我们混了大半辈子，终于享有坐着喝的特权了。”大家顿时笑成一团，纷纷感叹：70后是真的老了呀！

蓦然回首，我才猛然惊觉70后的人生真是一壶烈酒，甘冽绵长，后劲十足。

在父母眼里，我们是离经叛道的一代。儿时，我们这些同学大多生长在农村，在广阔的田野上呼朋引伴，一起滚铁环、扔沙包、玩泥巴，撒欢似地奔跑着。学习上，父母奉行顺其自然的原则，对我们约束不多，烦恼如风中的云朵般一吹就散。生活中，父母则崇尚“棍棒条子出好人”的习俗，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。特别是农忙时节，繁重的劳动让父母没有了平日的好脾气，我们自然也收敛了许多，默默地跟着大人去地里干活。可惜没一会儿，就露出了孩子的顽劣，少不了挨上一顿骂。

目睹父辈们整日辛苦劳作的生活，让我们渐渐生出了逃离乡村的念头。后来，有的人读书就业，有的人外出经商，有的人进厂做工，都远离了父母，也远离了故土。和父母们的守旧相比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思维与原则。随着父辈们逐渐老去，我们因为没能常伴身边也心生几许愧疚，对某些事情虽不认同却常常顺着他们的心意，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已经飞得太高太远，早就不在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之中，自然是叛逆的。

在领导眼里，我们是循规蹈矩的一代。随着60后开始过重阳节、00后登上了职场舞台，70后的我们成了单位里的中坚力量。即使对分派的工作颇有微词，我们也老老实实地应承着，全力以赴地完成着。毕竟，我们已经是单位的大哥大姐，后

面有那么多年轻人望着我们呢。对于前辈，我们自然谦虚恭敬，礼让有加。对于后辈，我们也不敢小瞧。他们充沛的精力和灵活的思维，常常让我们感叹时光易逝。我们一边承受着步入中年后身体带来的不适感，一边在职场上努力挣扎，证明自己还年轻，还可堪大用。

在孩子眼里，我们是谨小慎微的一代。和父辈们的权威相比，我们放低了姿态，和孩子的关系更为平和，也更为平等。平衡着大家庭里错综复杂的关系，维系着邻里乡亲的友好和睦，恣意妄为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姿态。在孩子眼里，我们成为了世俗的中年人，谨小慎微，顾虑重重。在职场上我们坚守岗位，为家庭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；在生活里，我们一边牵挂着父母的身体健康，一边忧心着孩子的学业前途，怎敢有半分放松懈怠？

如果家有高三学子，我们更是把身姿低微到尘埃里，好吃好喝供着，好言好语劝着，稍有不慎，还会引来满腹抱怨，我们也只能默默承受着。只盼着孩子能从高考大军中杀出重围，我们的苦日子就结束了。殊不知00后的孩子们太能折腾，考研就业，恋爱结婚，哪一项也未必能如我们所愿。对我们而言，小时候，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；年老后，却将远离故土，陪着孩子辗转迁徙。

年少时，我们成了小学六年义务教育、大学扩招自谋生路的排头兵；成年后，我们经历了白手起家自主买房，踏上了房价一路狂飙的快车道；中年后，我们又赶上了非典、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的衰退。未来，我们还会遇上老龄化最严重的时代，社区养老和群居养老可能会成为社会的常态。

70后的我们，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、从容的步伐和健康的身体，才能肩负起承前启后的使命，才能应对瞬息万变的新世界。